

噴

火

口

舒
謹
作

噴 火 口

獨幕劇集

舒謙作

福建省政府教育廳

戲劇教育委員會印行

編者序言

陳啓肅

二十八年冬，編者在戰時國民教育巡迴教學團時，曾編印過戲劇叢書第一集四種，原來的計劃是繼續出版第二集、第三集，然而爲了人事的變更及經費的支絀，這個計劃經二十九年一整年，都成爲泡影，然而從實際工作方面來看，劇教工作却日益蓬勃起來了，戰教團改稱民教一團後，繼而成立民教二團，轉瞬又成立民教三團，到了二十九年底，又成立了本會，由鄭廳長親任首席委員，一切劇教工作均在不斷地推進中，這是我們劇教同仁十分值得欣幸的事。

劇教會成立之後，第一個禮物——劇教月刊，已經奉獻與讀者了，這叢書，是我們的第二種禮物，因爲戰教團已經出過一集四種，所以就由第二集起，俾能有連續性，而實際上，名稱雖然不同，老板還是一樣，當無問題。只不過在編輯方針上，稍有不同：從前印的都是多幕劇。現在不特印獨幕劇，而且理論與技術並重，雖然編輯系統上難免混淆不清，實際上編者認爲更有用處而合理的。

叢書付印之前，寫上幾句，目的是說明編輯經過和方針，別的都屬閑話，帶住吧！

自序

這裏所集的，是我五年來從事抗戰劇連中陸續寫出來的獨幕劇，除開「戰」及「同一綫上」兩個三幕劇外，剛好在抗戰五個年頭中，每年都產生一個獨幕劇。現將各劇寫作時間列下：

毒——民二十六十二月、噴火口——民二七二月、落日——民二八四月、好漢子——民二九十二月、最後一幕——民三十四月

一年一個獨幕劇，產量未免太少了，這原因是由於下面兩個原因造成的：（一）抗戰以後一直到現在，我都在戲劇團體裏，職務繁重，團內的人事，經費，演出，編選等問題迫得我透不過氣來，寫劇，實在抽不出時間。（二）我以爲寫劇固然要多量的含有「戲」的成分，但不要過於「傳奇化」，「偶然化」，失去現實感。同時，我又喜歡來分析一個問題，留下一個問題待讀者解答。這就不容易產生劇本了。

「毒」，便是我第二個原因裏的一個待決的問題：漢奸的產生原因雖然是多方面的，但下層漢奸的造成，對於他本身生活的未得解決，是一個主要的原因。此劇發表後，曾經有許多朋友鼓勵我，要我以後多寫這方面的劇本。但也有許多朋友說，這個劇本缺乏「戲」的成分，難於上演，同時給予觀眾一個抑鬱的情緒。後者我是承認的，但我不怕

戲劇給予觀眾一個抑鬱的情緒，所以『毒』的最後一段改了，留下一個問號在每個觀眾的腦海裏。

在各個抗戰的戰場上，有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發生着，我熱愛着站在最前綫的抗戰將士們，那一種忠義之氣，足夠『驚天地泣鬼神』，我感激得流下眼淚來。『噴火口』便是取材於報紙上的三次登載，我把他編成一個劇本，要將這忠勇的故事告訴給全國同胞。但我的筆太笨了，不能把英勇的將士們的偉大盡情的表現出來，引以為憾！爲着我熱愛着他們，所以把這本劇集用上這個題目，以示敬意。

我痛恨敵人，因爲他時刻在計劃怎樣毒化我同胞，使我同胞失去求生的能力；我也痛恨那一般平時爲非作歹的流氓，地痞，在敵人打來的時候，搖身一變爲無恥的漢奸，諂媚敵人甘爲奴隸，所以寫這『落日』。這劇本曾未經我知道在兩個地方被人登載出來。但兩處都把他改了一些，我那時欲哭無淚！編者的職權——他要刪改，我只有服從，但最好事先給我知道一下。現在原本沒有了，同時經幾次演出後，頗有一些小枝節得以修改，我又把他默寫出來。

地方武力應當鼓勵其匯集到抗戰陣營來一致對外；各地零星散匪，在可能範圍內要設法把他收攏過來，增強抗戰力量。若以爲當兵是最光榮的，用一個女子去鼓勵一個人上前綫，這該說得過去罷。『好漢子』，是我到某個匪區演戲時，所得到的報告，略加穿

插，把他成爲一個戲。

『最後一幕』，是我含淚寫的，我痛心劇壇上有此敗類；不過他們所以走上漢奸之路，是由於他們的生活形式所形成的。但劇團裏面，最大問題是男女桃色事件，每因此而至解體。我並不反對戀愛，但我反對因戀愛而至妨碍工作，我以為如果每個人員都有工作，而且這工作迫得很緊，另方面提高其政治的驚覺性，這現象可以避免去。然而許多劇團不能這樣做，領導人本身生問題。同時爲了短空，舞弊，侵吞捐款，最終站不住腳了，除開當漢奸，無路可走。但這般敗類，走上死路是可以估計到的。漢奸死在敵人手裏，這是一個教訓，也比較合理。

五個劇本寫作的過程，略述於上，今後會再寫劇本否，這裏不敢說。『最後一幕』，也許就是我的『最後一幕』，認識我的朋友們，也都這樣說，這也有原因，因爲我近來多病，而又食少事煩，要有一個安寧的心緒來寫作劇本，在短期內恐不可能。當作紀念吧！不，我希望今後還有劇本寫出來。

民三十，六月於永安。舒謙。

目錄

自序

(一)

毒

(1)

噴火口

(17)

落日

(35)

好漢子

(52)

最後一幕

(70)

毒

一九三七年九月

上海浦東

時 地 人

趙天順 二十七歲

杉原 日人 三十五歲

王小三 二十六歲

吳阿興 三十六歲 趙天順的表哥

阿雄 台灣浪人

巡查長

兵士幾人

景

一間客廳，不甚華麗，設有電話機，

棹、痰盂等。左後一門通私室，台右

一門通屋外。

幕開時，台上不甚光，鐘敲兩下，表示夜已深了。

趙

電話鈴響，趙天順自內懶懶的出來接住：喂，你那裏？……我是趙……什麼？……楊阿桂怎麼樣？……在放毒藥的時候被人家打死了！……怎麼啦？……又找到一個人……好，再見。

放下電話筒，在台上踱着，自言自語（放毒藥放過了，就毒死了許多人；放不成功，自己就被人家打死了，這叫做『不成功便成仁。』他媽的……（後面有腳色聲，趙停住話，日人杉原由後房出）

杉

趙天順，剛才誰的電話？

趙

王小三的。

杉

說什麼？

趙

他說昨天買來的那個楊阿桂，在放毒藥的時候被人家打死了。

杉

打死就算了。

趙 (不滿的)當然哪，算了。

杉 你覺得怎麼樣？

趙 (急轉和)沒有什麼，你說好了。

杉 我說，我們的目的在如何叫中國人自

己打自己。就說楊阿桂能夠毒死多少

人，就是我們多收到毒死多少人的效

果；假使楊阿桂弄不清楚，被發覺打

死了，總消滅了一個楊阿桂。

趙 這……這有點不妥當。

杉 這沒有什麼不妥當，可以說是最好的

法子。我們一天出了幾毛錢，就可以

叫中國人替日本帝國消滅了多少個的

中國民衆；至少，也有像楊阿桂這麼

一個

(電話鈴又響，杉原接住)

喂……我是杉原……怎麼啦？……張

傻頭被帝國飛機炸死了！……在什麼

地方？……道善路難民收容所……什

麼？……難民炸死了一百多個！……

哈哈！這個張傻頭算成功了！……人

的問題……最好你就來一下……可以

……再見。(掛上電話筒)

趙 又是王小王的嗎？

杉 是的。

趙 剛才不是說張傻頭被帝國飛機炸死了

嗎？

杉 是的。王小王說，用張傻頭這個傢伙

才沒有虧本。

趙 不過……我總希望他們去放信號，自

己不會被炸死。

杉 這是不可能的。當他在難民收容所那

邊放信號的時候，帝國飛機當然會丟

下炸彈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自己要想

倖免，絕對不可能的。

趙 不過，我覺得收買人的問題，恐怕不大順利。

杉 你是怕沒有這種人嗎？

趙 這也是一個問題。

杉 不會的，中國沒有飯吃的人多得很哩，要去收買，是不成問題的。

趙 但是假使他們知道了自己有危險，恐怕不敢去。

杉 這是值得考慮的；但是，中國一般民

衆的知識是很低的，我們就利用這一點，

騙他們說：叫他們來我們這邊做

救國的事情，叫他在中國軍隊或且難

民收容所附近，看見帝國飛機來的時

候，假使在白天，就把小白旗搖着；

假使在夜裏，就叫他放起信號來，意

思是說使得帝國飛機的目標亂了，就

不會丟炸彈——我想，只好這樣對他

趙 說，你看，對不對？

（有些不滿的）當然哪，假使跟他們說放了信號以後，帝國飛機會丟炸彈的話，誰也不敢去；但是放毒藥的怎麼對他們說呢？

杉 放毒藥的，意思是差不多，就說現在天氣不好，茶桶和水井裏的水，都需要消毒，所以要放下一點藥，這應該說得過去。

趙 唔。

杉 所以我們找到的人，要找愈傻愈笨的人。——這是用傻的人去消滅中國聰明的

（外面有開門聲，不久右門有敲門聲兩響）

誰？

杉 王小三。

（趙過去用鑰匙開門，王小三帶着吳阿興進來，不過吳阿興用一塊黑布縛住眼睛）

我又找一個人來了。

他叫什麼名字？

王 杉 王
吳阿興。

（趙天順看到王小三帶的人進來時，就有些疑懼；再聽到王說『吳阿興』三字時，他更十分不安了，但又不能說出。因為吳阿興是他的表哥，竟然也來到這裏，他非常爲吳擔憂，在後面看着）

杉
（加以查問）好，（向吳）吳阿興，你過來。

（吳由王導至杉坐的棹前，樣子是很笨，說話不清不楚）。

杉
你叫吳阿興嗎？

吳 是……

杉 你住在什麼地方？

吳 我……我住在……浦東。

杉 不，我是說你住在浦東那一個地方？

吳 我……我是……

王 （代吳答）他是住在大德街的。

杉 你過去做什麼事情？

王 做……小生意。

杉 做什麼小生意？

王 唉……做……我是賣小孩兒玩兒的東西。

杉

王 你家裏還有誰？

杉 我嗎？

王 是的！

杉 有媽媽，老婆，也有孩子。

吳 唔……你願意出來救國嗎？

杉 救……救什麼國？

杉 當然救中國。

吳 (莫明其妙的歡喜) 我可以救國嗎？(要把黑布扯下來)

王 (速拖下吳的手) 不要拿下來。

杉 當然可以。凡是中國人都可以救國。

吳 ……我怎麼救呢？

杉 我教你，但是你要記得，你出去以後

，不能對別人說。

吳 是。

杉 你應該曉得日本飛機的厲害哪？

吳 唔，利害，轟，轟，嘩啦！

吳 我這兒給你兩件東西，一件是小白旗，(給小白旗) 一件是放信號的鎗，(

給信號鎗) 你拿了這東西以後，就到有中國軍隊駐紮的地方，或是難民收容所，避難所附近，你曉得嗎？

吳 我……我怎麼啦？

王 (代杉原說) 噢，我說，你要記住！這裏一共兩件東西，小白旗和這把鎗。

你已經拿了是不是？

吳 是。

王 你拿了這兩件東西以後，就跑到有中國軍隊駐紮的地方，中國軍隊，你知道嗎？

我知道。

吳 我知道。

唔，還有，難民收容所或是避難所

，知道嗎？

知道。

杉 你到了這幾個地方以後，當你看到日本飛機來的時候，要是在白天，你就

把小白旗搖着；(教吳搖一下) 要是在

夜裏，你就把這鎗放起來，懂嗎？

懂，懂。

杉 記得嗎？

吳 記得嗎？

吳 記得，這是爲什麼？

杉 這樣是把日本飛機的目標亂了，日本飛機就不會丟炸彈。你曉得嗎？

吳 我曉得。

杉 這就是你救國的事情。現在你把這兩件東西藏起來，不要讓人家看見。

吳 把東西塞在衣襟內。我這兒五毛錢，你收起來，（給錢，吳收起）就算是今天的工錢，明天的錢，我會叫王小三交給你，你自己不要來。

吳 好。（要走）

（命令的）剛才叫你做的事，你一定要做到，我隨時會派人到外面調查。要是誰沒有做到，誰就拿不到錢，記得嗎？

吳 記得，記得。

杉 現在我叫一個人送你出去，（向屋內）

阿雄！

（阿雄出來，是台灣浪民）

杉 原先生，什麼事？

雄 你把這個吳阿興帶出去，等走了很遠了，叫他自己把黑布拿掉，不要讓他回來。

雄 是。（帶吳下，用匙開門，才知門未鎖上）剛才誰開的門？

（趙天項一直痛苦着，看吳走，心中更痛，但說不來，剛才就是他開的門，因見到吳阿興，心中紊亂，忘記鎖門。本來一出入，門是都要加鎖的。剛才聽到阿雄所問，他不得不勉強答道）

是我。

趙 怎麼不鎖上？

趙 我忘了。

杉

(指趙)你辦事要檢點！

趙不答，阿雄推吳下，王小三過來把門鎖上。

杉

(對王)這傢伙笨得很。

王

是的，笨一點兒才好用。

杉

你很好，懂得辦事。

王

那裏，這都是杉原先生指導的。

杉

我很累了，休息去，你們也應該休息

——罷(進去)

趙

(趙天順聽見不安，當吳阿興走時，

他無限的痛苦，杉原沒有看到，王小三有些可疑。趙天順走到外門口，

在(兒)

王

老趙，幹嗎不說話？

(趙看了王一眼不說話)

王

怎麼啦？

(趙仍不答)

王

奇怪了，幹嗎變成這個樣子？

趙

(痛苦的自語着)幹嗎變成這個樣子？

王

是的，你說！

趙

我說……我說不來。

王

說不來，幹嗎說不來？

趙

(想)想，決定說了！好，我說；我問

你，這個吳阿興從那兒叫來的？

王

你管他幹嗎？

趙

你別管，你說好了！

王

剛才那個傻瓜不是說過住在大德街的

嗎？

趙

真的住在大德街嗎？

王

我還沒有死，難道一條大德街都認不

得嗎？你就說，浦東這邊那一條街，

那一個里弄，我王小三會不認得嗎？

趙

認得，認得，有你的本事！

當然哪，幹我們這樣的事，可以不懂

得地理嗎？

趙 我不同你說這個；我問你，這個吳阿興你怎麼叫他來呢？

王 奇怪！過去叫了多少人來，你都沒有問過；你不是說：『讓這傻瓜不成功便成仁』去了嗎？

趙 這個我倒要問一問。

王 爲什麼？

趙 說你的就是。

王 這還用問嗎？不是和死了的楊阿桂張傻頭一樣來的嗎？

趙 你到過他家裏嗎？

王 到過。

趙 他家裏怎麼樣？

王 好，我就告訴你吧。我吃了晚飯以後，到各地方探聽消息去，我接到報告，說是張傻頭被東洋鬼（急轉）呵，被

日本帝國飛機炸死了。我想道善路那邊，一定要有一個放信號的，可是這個人很難找。

趙 那你一下就找到吳阿興嗎？

王 不要急，我當然會說到。（抽煙）我在街上走了幾個圈子，後來在大德街中段，聽到有一家人在吵鬧，聽了很久，大概是一家餓慌了，一個女人在罵一個男的沒有本事，我想這個機會到了，就打開了門，出來開門的，就是這個吳阿興；問他爲什麼吵架，他起初不說，我要他說，他才說。

趙 他怎麼說？

王 他說因爲上海打仗以後，他就沒有小生意做了。他一家一共六個人，吳阿興一個母親，一個老婆，兩個男孩子，一個女孩子，今天起沒有飯吃，

老的少的，在哭，在鬧，他的老婆因此埋怨他沒有出息。我看看吳阿興那個傢伙他實在笨得很，他的老婆罵他，一句話也不說，所以我就對他說，叫他去做（輕聲）我們這邊的「救國工作」——一天有一塊錢——

趙

（插上說）他肯來嗎？

王

爲什麼不肯來呢？他一家人歡喜得要發狂哩，他馬上就跟我來見杉原，我要他怎麼樣就怎麼樣，我又騙他說：杉原是一個中國大官，在這邊主持救國的事情，不喜歡給外邊人知道，所以要縛住眼睛去見杉原，這傻瓜一聽到錢，你要他怎麼樣都行。

趙

真的，吳表……（急轉）啊吳阿興太傻了！

王

這樣傻不好嗎？

趙 好是好……

王 老趙，我看你對吳阿興有什麼特別的關係似的。

趙 （看了一下）沒有……關係。

王 一定有的。

趙 沒……沒有。

王 我不相信，老趙，你這樣子，對我就

不夠朋友了。

趙 （怔住繼而憤然）朋友，朋友就不應該

把我的表哥叫來。

王 什麼？誰是你的表哥？

趙 還有誰？就是吳阿興。

王 真的？

趙 怎麼不是真的？他的母親還是我的姑

母哩！咳，糟了，糟了！

王

……你怎麼會叫他來呢？

王 你沒有通知我吳阿興是你的表哥。

趙 糟了，糟了，這怎麼辦呢？

王 死了算了。

趙 死了，他的一家人不都要餓死了嗎？

王 餓死就餓死。

趙 哼，你這個人太沒有良心呵！

王 嘿嘿，虧你說得出，幹這一行的能

曉得「良心」兩個字嗎？

趙 (憤恨的)我沒有想到，你是這樣的一個人！

王 (警告他)你說話小心一點。

趙 難道我說錯了嗎？

王 你說我是這樣的人，我這個人怎麼樣？

趙 你自己呢？龜就不要笑龜。

王 你願意做龜，我就不願意做龜。

趙 閒話少說，你要怎麼樣？

王 不幹就算了。

王 (愕然)不幹？真的？

趙 誰說假的？

王 (冷冷的)我不相信。

趙 你看好了

王 (電話鈴響，王接住)

王 喂，……是的，好。(向趙)喂，你的

太太打電話來了。

趙 (接住)什麼事？這個時候還打電話？

……媽病得很危險……怎麼樣？……

錢？那裏有這許多錢……打針……五

塊錢一針！……誰？……二房東又來

討錢，你怎麼對他說？……你就說我

到別地方去了……沒有辦法……明天

要趕我們走！……讓他趕走吧！……

媽病不好跑……我又有什麼辦法呢？

……你是懂得的，我一天只有一塊錢

……我回去……我回去大家挨餓好了